

群居

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
生存策略

的艺术

辉格 著

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是
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哪些
元素在维系着它？

群居的艺术

辉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居的艺术 / 辉格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03-09961-1

I. ①群… II. ①辉… III. ①群居—研究②群体社会学—研究 IV. ①Q142.8②C9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146号

群居的艺术

著 者: 辉 格

责任编辑: 王新斐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961-1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改变，从阅读开始



序

两年半前，在一次因我的上一本书出版而安排的访谈中，我曾擅自为哲学家指派了一个任务——描绘一幅世界图景。之所以会冒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我逐渐发现，缺乏这样一幅图景已对我构成了障碍，让我难以深入地谈论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假想听众为数众多时，脱离一幅可供方便参考的世界图景，要说清楚一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常有人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或者（听上去更吓人的）所谓终极问题；那些基本问题当然是重要的，甚至重要到值得你花上一辈子去思考，但执着于基本问题的倾向有时也会将人引入歧途，它带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探索就是一个寻宝游戏，那把（或少数几把）可用来解开我们全部困惑的金钥匙，就藏在某个幽深角落里，一旦找到它们，以往困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许多被哲学话题所吸引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以为自己

能找到这把钥匙。

这一倾向也让人们热衷于作各种单链条的追问：人和动物究竟有何不同？人有语言，动物没有。为何人类会说话？人类大脑新皮层上有个语言区，那里运行着心智的语言模块。这个模块怎么来的？FOXP2，这个基因的新版本让那个脑区升级成了语言模块。Eureka！原来人之为人的奥秘就隐藏在FOXP2里！

人为何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选择是不可预知的。为何不可预知？因为运行我们心智的神经系统，有着物理上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又是哪儿来的？来自神经工作中的量子效应。Duang！量子神经学挽救了我们的自由意志！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征服美洲？因为欧洲入侵者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哪儿来的？因为欧亚旧大陆文明远比美洲发达。那又是为什么？因为欧亚大陆的地区间多样性更高，交流互动更多，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为何欧亚文化更丰富多样？因为欧亚大陆是横的，有着辽阔而畅通的宜农宜牧温带区，而美洲大陆是竖的。Bingo！一个历史大难题就这么简洁漂亮的解决了！

这些单链条的追问和探索当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至少让我们注意到了FOXP2在语言机能中扮演的角色，对神经过程的物理基础也有了更多了解，也提醒我们关

注地理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然而对于最初的问题，它们并未构成有效的解答，因为现实世界并非像弹球游戏或多米诺骨牌那样，由一根根独立的线状因果链组成，而是一张张因果网络。

每当你沿着线状追问链条往前跨出一步，就抛掉了许多相关因素，而专注于你挑中的那个，这样的探索可能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局部认识，却不能产生一幅完整的图景，对改善探索者个人的已有图景也毫无助益，甚至更糟糕，过分高估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常常将一个人在现实事务上的判断力拉低到不可救药的水平，“有些话荒唐得只有哲学家才说得出来”——这绝不仅仅是句笑话。

专业研究可以成为学者据以安身立命的事业，它们本身也可能充满乐趣，但作为俗人的我们，若要从这些探索、洞见和知识中获益，借此更好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则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完整图景之中，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当我打算接纳一个听上去不错的见解——大至一套理论，小至一个概念或一个数字——时，那对我当前已持有的世界图景将意味着什么。

是稀松平常波澜不惊，还是会引发一场大地震？是照亮了一个此前朦胧晦暗的小角落，还是豁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是解除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还是动摇了你向来以为坚固牢靠的信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保持适

度的警惕和敏锐，我们才可能在听取各种不断涌来的新观念时，对自己的世界图景作适当调整，或将其安放到适宜位置，而不是像观赏科幻电影时那样无动于衷，超然事外，或者更糟：在对如何建立新图景尚无头绪之际，过于急切的抛弃常识，拥抱革命。

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听起来是件令人生畏的任务，然而在我看来，拒绝它并不是一种谦逊，而只是心智上的顽固或懒惰，因为我们既然能够作为一种波普式造物（Popperian Creatures）而存在并行动于这个世界之中，就必定已经各自拥有了一幅属于自己的图景——无论多么粗略、模糊和残缺，只是通常人们都懒得加以审视和表述，或者不愿将其袒露在阳光下，接受理性的批判。

所以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点上过于懒惰而已，当然，这也可以视为一个借口，用来回答对我写作方式的一种常见批评：你竟然可以毫无羞耻地跨越如此多学科，谈论如此庞杂广泛的话题，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你的专业，如果只是转述或科普也就算了，竟然还处处夹带自己的私货，却没有做过任何实证研究，请问这么厚的脸皮是怎么磨出来的？

自从为自己戴上“哲学家”这顶安全帽之后，我就有能力抵御这种抨击了：和俗人一样，哲学家历来享有无视专业边界和免于实证研究的特权，一个领域一旦专业化之后，便大可以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人人都有且必

须有一个世界图景，哲学家只是在维护这一图景上特别勤快一点，时时审查和调整它，以便容纳和组织不断涌入的新经验，并且愿意多花些工夫将它描绘出来，与人分享。

在这么做时，我会尽可能多地参考相关专业的见解，但如果这些见解无法让我满意，或者它们处于我的阅读视野之外，我就会尝试用“估摸起来大概是那样”的私货将缺口补上，这是无奈之举，就好比一部古装片的导演，无论多么苛求历史真实性，也总不能因为对某个时代某类人物的典型服饰应是何种样子尚不存在专业见解，就让这个角色光着身子吧？

世界很大，可以从不同侧面去描绘它，而我选择将注意力放在人类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与社会上；这项工作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完成，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曾试图勾勒人性与文化的某些局部，在本书中，我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结构上，并努力阐明，在我心目中，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型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哪些元素在维系着它。

辉格

2017年5月

目 录

序	01
---	----

I 超越邓巴数	001
---------	-----

1 规模局限的含义	008
-----------	-----

2 扩张的动力	018
---------	-----

3 祖先的记忆	028
---------	-----

4 婚姻黏结剂	038
---------	-----

5 青春的躁动	049
---------	-----

6 武人的兴起	060
---------	-----

7 门户与朋党	071
---------	-----

8 暴力的垄断	081
---------	-----

II 群居的艺术	091
----------	-----

1 人皆有名	101
--------	-----

2 巴别之咒	114
--------	-----

3 布履星罗	128
4 藕断丝连	139
5 天生我材	150
6 非我族类	160
7 无形盔甲	172
8 因神而信	184
III 秩序的解耦	199
1 权利的兴起	203
2 从财产到资产	219
3 金钱万能	229
4 正义机器	240
5 共同体的松动	251
6 个体的回归	267
7 创造复杂性的新途径	279
8 普世的，太普世的	290

I 超越邓巴数

大型社会不仅本身是个奇迹，它也是人类创造其他奇迹的前提；社会规模若是太小，就支撑不了精细的分工，也不会有多少专业化，几十上百人的小社会养不活任何专业工匠，而业余工匠的技艺只能停留在极为粗糙简陋的水平；狩猎采集者虽有不少闲暇，却极少出于交换目的而生产物品，因为商品需要足够大的市场容量，其生产才能越过最低规模经济门槛而变得有利可图。

社会规模也是复杂知识系统的存在前提。在无文字时代，知识分散存储于个体头脑之中，因而总的知识量由个体数量和个体之间知识差异度决定，小群体不仅个体数量少，并且由于缺乏分工和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个体差异也很小；就好比生物有机体，如果细胞数量很少，而且细胞间分化程度很低，就搭建不出太多有意思的复杂结构。

虽然不同群体因占据不同生态位，采用不同生计模式而发展了不同的知识体系，但这种多样性仅仅对于从天堂向下俯视的上帝才有意义，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既体验不到，也无从受益；小群体之间的零星交流偶尔能为群体注入一些新鲜观念，却不足以让人们从自己并不拥有甚至没有能力掌握的知识中获益，这种好处只有经常性的分工和交换才能带来。

用马特·里德利的话说，群体的知识系统就像一个观念池塘，观念在其中冲撞交配，产生新观念，组合出新结构，就像原始汤中的分子相互碰撞产生新结构一样，要出现这样的效果，必须有庞大的个体数量。假如原始汤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小池塘，复杂分子大概就不会出现，因为每种新结构必须有足够多的副本才能持久存在，否则很容易因随机漂变或承载它的个体在其他方面的缺陷而灭绝。

大航海时代以来——特别是最近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人类所取得的辉煌文明成就，最好地演示了一个流动性大社会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然而，尽管有着种种好处，大型社会直到最近一万多年才出现，人类在其漫长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数十上百人或最多数百上千人的小社会中。

而且这不仅仅是人口问题，历史上一些特别成功或格外幸运的群体——比如七八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一万多年前进入美洲的东北亚人，五千年前从昆士兰散布几乎整个澳洲大陆的帕马—恩永甘人——都曾经历过非常迅猛的人口增长，20世纪30年代首次接触外部世界之前，新几内亚高地山谷中居住着上百万巴布亚土著，然而，尽管总人口不少，他们却都生活在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中。

早期人类群体总是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便发生

分裂，仿佛存在一个天然的适度规模，一旦超出，内部压力渐增，纠纷冲突扩大，最终将群体撕裂，就像细胞那样一分为二；这种内在的分裂倾向不仅在前国家社会普遍存在，在今天仍可从各种缺乏科层结构的自发性群体或社团组织中观察到。

初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外人的恐惧，正如贾瑞德·戴蒙德在《昨日之前的世界》第三、第四章里所描绘的，这种恐惧弥漫于整个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恐惧来自群体间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在此问题上，霍布斯说得没错，除了一点：“所有小群体对所有小群体的战争”比“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更准确。

那么，人类（至少部分人类）又是如何摆脱恐惧，克服固有的分离倾向，弥合差异和分歧，抑制曾经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最终建立起了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型社会的呢？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成就是一系列组织与制度创新的结果，这些创新改变了群体间的竞争格局，进而为更多创新提供了选择压力；同时，社会的大型化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文化与心理特质，一些原先可为个体带来优势的特性变得不再适宜，而另一些特性则得到青睐。

上述过程可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组织进化的过程，人们开发出各种组织结构来强化个体与小群体间的协作关系，用种种义务将个体利益更紧密地

捆绑在一起，强化对神灵的恐惧以确立共同信仰，建立纠纷处理机制以平息内部冲突，发展集体议事程序和层级化控制结构以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那些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的群体，克服了自然群体固有的分裂倾向，在人口增殖的同时维持了统一，因而组织起了诸如部落和城邦这样超出自然规模的紧密共同体，它们进而通过结盟或庇护—纳贡关系建立了更大的政治实体；这些实体的规模由其组织效能决定，而后者又由通信、交通、武力投送、军队后勤等技术性条件所决定，一个紧密合作的职业武装集团可能将其打击范围内所有部落变成纳贡附庸，假如纳贡体系足够持久且具有排他性，那么一个广域国家便形成了。

第二个阶段是连接与融合的过程。当国家在广大地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长途旅行变得更安全，通信条件得以改善，贸易活动和流动性职业开始增加，通用语随之出现并广泛流行，对陌生人与陌生世界的恐惧开始减弱，一些跨群体流动的专业阶层逐渐形成，尽管占总人口的比例不高，却足以在和平秩序边界之内的各小共同体之间维持物品、人员和观念的持续流动。

随着群体间交往日益频繁，潜在的利益冲突与纠纷随之增多，有着高度文化特异性的传统部落纠纷处理机制已不足以应付，一些更具一般性的法律规则 and 更正式的司法机制被开发出来；同时，交往的增进、文化视野

的扩展，以及和平秩序带来的诸多好处，培育了一种更具普世性的道德感，并逐渐（至少部分的）取代了早先小共同体中亲疏内外有别的交往伦理；共同的社会规范，加上由通用语和流动阶层所支持的共同文化，将这些小社会结成了一个大型共同体，它不再只是被强权捏合起来的政治实体。

第三个阶段是拆除脚手架的过程。上述大型社会中，有些成功建立了宪政与法治，个人权利得到良好保护，契约执行有了可靠保障；当个人的安全感大幅提升之后，便逐渐从诸如领主—附庸、恩主—门客、师徒之类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也不再那么依赖家族和行会这样的传统安全网，成为独立而自由的市场参与者。

当由法律支持的市场体系将越来越多个人与资源卷入其中，成为组织生产和分配报酬的主要力量，那些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便瓦解了，它们的经济功能被市场取代，而对个人的安全功能则转而由司法系统提供。那些在大型社会的进化历程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结构元素，在社会有了其他支撑物之后，就像脚手架一样被拆除废弃了。

以上几个阶段的罗列，并不暗示所有社会都必定会沿同样的路线走向同一个终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是幼稚而错误的。实际上，一些狩猎采集游团完全可能长期保持小规模状态，并丝毫没有大型化的趋势，已经